



管子卷之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續按此篇多錯簡脫誤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

天地四時既無其人

同既無其人

同乎不同乎曰不同

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薄故不同也

可與政誅

雖不

同古然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

佶光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

出時也

佶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

山不用而童贍澤不弊而養足

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

用而童贍者乃山不童而用贍也

山之無草木曰童山不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

時而賦牛馬之牧不相及

各自足則

人民之俗不相知

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

故卿而不理靜也雖得公卿之位不理其獄一畸腓一

畸屢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屢以耻之可今周

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

也救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後

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

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故也補古者刑不

加大夫若諸侯犯罪令其一足有屨一足無屨以耻辱

可以當死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有斷指之罪斷首之

罪斷足之罪充滿于獄稽考使不致枉法雖善民不服

也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日法詳不治也莊子有赤張

滿稽名言不及有地重人載毀救而養不足事未作而

虞氏而離此患民與之毀奪弊盡之所以養不足八既情於本業故競

起未作而事是以下名而上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才得聖

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為能察人之本游之於富

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

也博夜厚夜也謂長不明也補大昏謂甚暗昧

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也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

問曰興時化若何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

可食寒不可木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賤有

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也賤有

實敬無用則人可刑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

不肖可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

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未

常人貴未業若此者

可謂務本之始也矣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

而有光鑒

故為陰之陽以向王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王之生於山
日則火烽故勝火而藏於石故
為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故曰天子

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
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不可貴

王可賤不然鰥寡獨老不典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

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也

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調管子曰夫政教

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

標高舉貌秋雲淒慘有愁悵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

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為之傷悼之

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諄之靜諄油潤

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

實氣而和順雖有譟躁亦皆恬靜喻教者洒之温辭而

強梁者亦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

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

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能使人思之人既思之

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

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澤之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

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也既從聖化人則敬而求待愛而後使尊

樊神山祭之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賢

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教而
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若夫成形之
徵者也去則少人使可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

之先也 用省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則甚富

故不可使甚貧不知耻故甚貧則耻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

水平不流謂停水也 雨平而雲不甚無委雲雲則逮已

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其則

其雨必逮已上二事為有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其則

為本也 愛而無親則流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尤有

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日當有所親而用親

不為用者僻尤亦有中不以此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

但為怨兆而以親之無益也 危本不稱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

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譚近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

敬祖禰尊始也相禰人齊約之信論行祖盟歆為整齊

論行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凡尊始論天地以秋

政者所取則故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

之君皆囊而藏之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者也可以

故有敗亡之禍 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

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故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

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必辨於地利而民可富

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味臣以君親自好事謂

為政強以立斷強立其志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人君壽以

政年君以所壽考由為政百姓不天厲厲廢六畜遮育

五穀遮熟熟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令其富而力鄰國之

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俱賢者何之問曰

忽然易鄉而移點不肖忽然易事而去故而變而足以

成名變單舊弊承弊而民勸之承生代之弊而成能慈

種而民富慈愛以勉種故應言待感與物俱長後言待

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應風雨

而種風雨應時則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

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不自生莫能喻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

事也不自上事而又醜惡天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傳

革稅也革皮也稅之附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令人

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民

信死人無信不立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

化可以服人則必死於化矣

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

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吾君長來獵

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用功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

幣故用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

後可克兵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食

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

於民足欲贍願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

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傷心者不可以致力謂富者奢

則君之不能用力也

貧者窘卒而不足則傷心矣故嘗致味而罷至樂謂富

傷則無聊而餒不能致功○績按而雕卵然後淪之雕

奏至樂及味至食而罷之○績按而雕卵然後淪之雕

別本註罷至樂謂耳倦絲竹也○績按而雕卵然後淪之雕

潦然後爨之必雕飾文藻而后淪以食之薪必雕琢而

炊也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富者靡

之貧者為之則兼并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息生百

振而食非獨自為也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者之所

能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富

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

變化富者其臣者予而奪之或先與少而後多奪之也

使之多使費用徒以而富之或空言與利而

使而輟之然後成其功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與利而

物終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于虛爵而驕之或空

名而無實以驕此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有先財物

人今有財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有先財物

利今則官自有雜禮我而居之或用費有財物雜禮也

收而消也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為之作強而可使

服事服行也強者服辨以辨辭其有辨明者智以招請

富而多智則使廉以標人富以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

招來而請謁也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

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

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邾者乃流而移徙之六

上國之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制者尊禮而變俗

邾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制者尊禮而變俗

之俗則上信而賤文虛文而寡好緣而好駟駟馬之

當變之健者故惡者必亂國當絕之也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

姦人之維亦亂國當絕之也此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

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真也順其性欲

可與之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而教以死

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精財也死教定而威行則莫

敢當其鋒聖人者陰陽之理言法陰故平外而險中則此

含陰於內發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精

則神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

其時故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者

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後天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

辱猶逆也逆地天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知其緣

以舉事則死也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承

得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

失人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悔故開其國者玩之以

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柰其辱亦既有辱當柰之何

謝過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筭常令無祝

秩者標牲及珪璧執筭爵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

以禱神而謝逆舉之非也員其中辰其外既以謝當又過員中心無

以勝大災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

事之時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公曰

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

教者事至於如擇天下之所有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

此何故而可也擇天下之所有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

當謂為神所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仰也而函付其身此

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以安也強與短

而立齊國之若何謂既寇賊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

問之高予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

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儼則疎之母使人圖之

使人圖之也績按儼韻書當作恐為臧字猶疎臧當

作儼猶疎則數母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已者則數

字誤怨陰謀曲求此所以為之也謂人君此可以禦止大有

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富既有臣且甚大吾欲患優

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斬除

其大欲為此事如潭根之母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

何亦公之問辭也伐人謂根黨盤深剗之母洞剗謂探其深情常不儀之

母助儀善也彼為不善同未可卒誅章明之母滅當發人不善令人

也生榮之母失謂生篡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十言者

不勝此一謂今他事有十言之雖凶必吉恐而容之凶也

惡稔亦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若

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其積者之

餘績按餘食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

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千歲母出食此謂本事雖復

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也外則富縣人有主言欲繫屬於

人必有財人此治用積財人則於官取然而不治積之

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

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積一百

姓無寶以利為首以百姓無他寶惟一上一下唯利所處

積利多者百姓利然後成國無利不通利靜

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視

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非有文武之材又不可使謂其人

此者使之率與利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

為興利者之長績按別本註好名之人好而不已是

以為紀彌積故為國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利則之

則無獨與之名也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

衆共言此人有名績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

致詐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

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自後其民者之為目贍人能興

先之是謂自犯其過也輕國位者必國敗居位則有

自為其贍不憂國也輕國位者必國敗居位則有

也疎貴戚者謀將泄母事異國之人

是為失經異國之人母事異國之人

是母數擾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太消飲酒于臣

移焉物不兩盛故三光在滅於縣返於連比若者必從

是蠶亡手雖使三光在滅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守亦

之自用樹福則因後是器
敗而亡乎器即臭字也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

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臧不施必亡尤如尊位將反而不

平下苟令不治凡如理下者必先能平令雖下而不理也高下者不

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

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殺君之事其事既

即以德不素積故也皆民已聚而散何也道故散也輟安而危也不

謂篡弑也皆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殘也不謹於

附近而欲來遠者兵者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

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急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

功作事立而壞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有疎國

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則不畏也

績按別本註宗族國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弱兵寇遠而

不畏國小而脩大仁而不利猶有不利爭名者累劫是

也不量國之小好脩遠大雖復行仁不遇樂聚之力以

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聚散以勉人力欲兼

害如是者先雖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

聚後必散也

利之無害大王直父為狄所攻乃去幽之岐杖策而往

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天王雖有衆不恃但

自恃其德故百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于成

功而無危害者也疎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

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

衆而約謂與衆為實取而言讓謂實取於民行陰而言

陽於行實為陰家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雖

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

辭也公問之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

必放之然後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

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黜其

時黜黜也居喪者毀厝之息謂增之重送葬以起身財

習為精厲無事不急故能起身之財也一親往一親來

所以合親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謂眾約人皆親教

以起財故曰問用之若何問用巨瘞培所以使也省民

衆要之也瘞培謂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財美壟墓所以文

明也壟墓高美也巨槨棺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

工多衣衾所以起女工習為衣衾則尤不蓋故有次浮

也謂上之禮尤有不盡也次浮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

制尊卑之愛此有瘞藏謂古之瘞藏或以藏金玉器作

次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

為食以相餉如此則人遞相衙親恩情結鄉殊俗國

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之矣鄉殊俗國

異禮民則不流矣各其所安故不流也不同法則民

不困鄉丘老不通觀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老者

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其觀如安鄉樂宅享祭

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而歸之皆令安樂鄉宅享祭

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流民俗也先祖其有謳吟思於

所故君臣掌祭者掌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君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

臣掌則上下均故上能行君事下均也此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

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令主人雖云上言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

益既不賢則動皆違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而後賢

者昌用賢其功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尊祖以敬

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

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將

而置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

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中寢諸子告寡

人舍朝不昂饋常禮退朝常昂饋而食中寢諸子告寡

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

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

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曰不昂饋者非

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

女言至焉不得母與女及若言至謂盡吾欲致諸侯不

至若何哉女子不辨於致諸侯婦人無預於外事故自

吾不為汗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汗殺言然人必

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已用故有布

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伏其諸侯也績按

汗殺之事人亦言屈已下人也餘註見前或篇雖有聖

人惡用之言不下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

故雖聖人惡用之人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可能國

能廢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廢謂新其事也古

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古道以成國貧而貪鄙富直

美於朝市國邑必苞首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國

富而鄙貧莫盡如是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富

人不虛取故鄙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多致市利

則自勸而不息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多侈謂饒

故事不饒多農事不給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

必待賢能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

有道不可脩也雖十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夫紂在上惡

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讐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紂

則戰守則攻言伐者力鈞則與之野百蓋無築十聚無

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事之時也言紂有苟且雖

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萬諸侯鈞萬

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

能王乎居上位不聽此言王者貴緣故脩法以政治

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

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公曰何

若問何以獨對曰以同以其德智日其父臨可立而待

鬼神不明謂君子之明不當立者雖父臨其位危立可

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

明德也沉浮示輕財也其散施于人不顧其沉所以示輕也

曰祭川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也

故為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

以賞賜所謂明者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

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其君其過危難則鈞同財

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十則後服若財十倍多

也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

識之莫能而民期然后成形而更名則臨矣人心斯以為主

成形於以名前所服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

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狄同鄰口

觀也常智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本變者應機未發

木當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

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

之以事而因其謀諸邊則四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

此已上公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

食謂百里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顯之處樹立其表

備食以望其有寇賊之禍大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

事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

者必當稱侯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侯

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使能者有王矣而內事人
出境必有附主其所主
者欲成內國之事也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無世之寶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

道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外情也使其小母

使其大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之故曰棄國寶也使

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謂使其大

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輟能則專專則佚使得

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於事必專專則椽能踰則椽於踰椽在梯也謂鑿椽以

成功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為梯凡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

必因梯而後能若不能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喻因梯而踰矣此喻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

名立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禁之國四國也能有

之矣宮則不守而不散四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

官直欲守之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

其眾必散也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

能長之豪俊之士將來對君子者勉於紕人者也君子

已以兩維兩維角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紕人者也君子

民之稱故但紕察非見紕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

人不為人所紕非見紕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

不慈輕為臣也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

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

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

實也操君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也重不可起雖重無食則輕

重有齊重以為國則重者不限輕以為死可以致死母全

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母全

嘗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請

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犯強而

無私害

雖犯作強乃以公義故無私言謂責楚包茅之比也

為之若何對曰國雖

強令必忠以義

強必得之心雖

國雖弱令必敬以哀

雖弱必免也

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

犯雖輕弱先人而自後

而無以為人也

先人自後大國禮

加功於人而勿得功

而不求于報也

所橐者遠矣

橐貨而匱民者當遠之也

所爭者外矣

交爭無禮者當

遣之亦自外矣

明無私交則無內怨

私交則不公而

與大則勝

能親與大國故得勝

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

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忠衆怨而殺之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奪

其事

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

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

財食足則

外內之君臣之際也

君臣非有骨肉之親禮義者人君

禮義者人君

之神也

禮義在則君尊臣卑

且君之屬也

以義相屬親戚之

愛性也

相親相愛性也

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

索求也君親於臣子同求

其愛敬矣故事也

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

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

使君不安

其位者則臣但

以義

不可不謹也

臣無愛敬或化為仇

賢不可威

威賢則邦國殄瘁

能不可留

材能當引用之不

之於前易也

水鼎之汨也

姦罔之事先其未然而注塞

之食事亦不擾也

人聚之壤地之美也

由壤地美故人死之若

江湖之大也

人所以為君致死者由君量若

求珠具者

不令也

君之於人必去而不令之

逐神而遠熟交解

者不處兄遺利

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

熟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由處其遠

中... 卷... 熟者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
嚴莫與大誰敢窺覷之哉○績按元古况字夫事左
謂人君行
事不中國之人觀危國危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

危社主執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
君之社主利不可法故事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

不知之危也利不可法故事神不可法故事之
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化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施

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得得人者卑不可勝得人則
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也

故雖卑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重之謂重君也
至信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言往至絞生已今空以言

件而無其實則至至自有道
絞已言生而應正生則言至言往則絞來

道不務以文勝情情以文勝情
不能不動則望有瘡君子儼然不動

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
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

者也天地之極也天地之極神而動化變流弊
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者有天

俗之其富饒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
取其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

此者可謂通合契與神往來也
一違日也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

以結其意焉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為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之其上也

常有戰兢之心也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為不憂其為亂故

也詩婚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之心合而無故一為賞

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

有賞賴三為之則以為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

厚之思也久之則禮義久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

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上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入於

國非用人也市故商不希上賞則專意於不擇鄉而處不

擇君而使不擇鄉又不擇利往未故出則後利入則不守人

則畏怯而為免不為人國遇寇難國之山祿也則而利之

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益於國無山林也市塵之所及

二依其本市則爭鬻貨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三族依

也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而君臣相上下得商賈

依之章著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然則

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以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

已無餘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

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鼈之不食呬者不出

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其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

自治者不後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豈云哉則能自理

人不能自致私之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

外何可云者也

勿強引不服智而不牧服士之材智上不若旬虛期於月

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君人一月日期津明潤貌

虛而任數自期于來曰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

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尤是也

故既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既而

而少之如此則必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

自來其理可言也謂所愛所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取與不擇而

謂多不當也謂所愛所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取與不擇而

取寧不擇而與用此以為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

處身之行則其可云矣謂邪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

也謂邪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

也謂邪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

也謂邪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

也謂邪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

也謂邪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

也謂邪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

也謂邪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

也謂邪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

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也然後運可請也

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駕伐紂者也然後運可請也

則天下服故得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對曰夫運謀者天

帝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對曰夫運謀者天

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

春夏為合秋冬為勝也若無春秋之變則不

無道亦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

猶是也然諸侯之可以取天下之交者也故知安危國之所

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

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取智運謀而雜橐刃焉雖用智

須威以成之名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物

故曰雜橐刃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物

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物

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物

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物

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物

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物

也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亡亡則物

陽時貸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

寒厚謂過于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

順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

其時方合寒而未有時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為兵謂

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事端初見也謂夏未秋初之時寒涼方至將

疑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其多少

以為曲政隨其多少委曲為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

年多吉凶之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

變可知也定于吉則有甘草生齊是也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

定于凶則苦草生葶蕤是也之宜以酸醎之味和而食而形色定焉以為穀樂酸色

焉若春多酸冬多醎是也馬黑青穀角黑穀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

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能

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人以通

政事以贍民常賦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地之變氣

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水之變氣應之以精

受之以豫不彌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

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惟守且夫天地之氣有五

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其亟而反其重陔動

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纒有形而

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生餘

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衰胡得而治動氣潛然

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衰則氣候之動難知對曰得

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衰敗之時怡美然後有輝

怡深恩貌謂深得其美理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變

然後情悅而見暉然也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祭災

其凶殺之至必待之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

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藏易之所存五帝謂伏羲神農黃

然于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亦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

得知之者乎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中

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稼

之屬移變於然則人君穀服變矣穀謂樂穀衆亂則臣

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婦人為政鐵

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

也而穀好下曲食好鹹苦鹹謂穀之下而悲者食多則人

君日退函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則谿陵山谷之神

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

矣市朝既變後聖既視之亦變目視而取節令旌觀之

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熿星

之明或有祭明星者有時而燿燿熱甚也或有時而胸胸遠也或祭之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
福祥歲祈福而祭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
落之落物益是故天子之為圖國且其樹物也其光輝也

管子卷之十二終

管子卷之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九竅

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其職司不能以此心處其

道九竅循理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

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故曰

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毋代馬走使盡其力績

按後母上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

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

使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勢竟不

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

與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

舍掃除不潔神不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

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

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不可鑿求之者不得處之

者將其欲求而奪之也甚言智之不可鑿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

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

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

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僂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

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大道無聲

殺僂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

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

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也哉天曰虛地曰

靜乃不伐言能休天而虛順地而靜絜其宮宮者心之

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去私毋言謂無神

明若存則官絜無私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

順之則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去強與知然後所物

固有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故必知不言

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殊形異執不與萬

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異執與物

之可殺以其惡死也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

之可殺以其惡死也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

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慙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利怵止也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

林不迫乎惡惡不迫移人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

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不自用

無知寂泊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此

皆虛靜循理之道也○績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

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

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為管氏

韓有解老之類也疑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

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

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

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故無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

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

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

制動矣若亦能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

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唯

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

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靜

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

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繫則神不處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

然後知彼也不脩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脩之此莫能

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脩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

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

也設心以待人一設心則非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績按言人求

必去知無藏然後不求不謬心無慮而虛矣註皆非

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

也逆也無所位也赴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無之德者道之

合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生知得

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

所得以然也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

謂德道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內外

故言之者不別也能同體故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

之理可問者則有所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

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

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

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

殺僂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法出乎權

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

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

莫人言至也人無隱言者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應也

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績按事至則應非先設故

非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因舊也非吾所為人莫言至也道至於人莫能言乃為至也不宜即上不

設言不預設也不觀者因物而動非吾所顧慮也

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

深園也不知淺深之園城也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

故曰不伐

絜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

絜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

聞見也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

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故

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

耳於我無言

人有所為故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
聖人得不應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

損也損益者主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后
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

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務於善必善然後未於能能未

習而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聖人無之謂無幸物無

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虛者萬物之

始也有形生於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休虛故

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休於好則忘其所惡

為好所休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

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

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

而以物舍已而隨為法者也感而后應非所設也緣理

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

則件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為生則亂矣故道貴

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就因而用君子之處也若

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偶之言時若適也若影之象

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

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中

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抑威儀維德之隅

翼然自求○績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神莫知其極外

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母物之義

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官貪賄則官亂也

亂心則健羨太甚此之謂內得官貨兩忘是故意氣定然

后反正定無欲則意氣正氣者身之充也日身之充也行者

正之義也之行不違中正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

不自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

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

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不亂於天下而

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意一於心耳目

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能專乎能一乎能毋

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能止乎能已乎謂

止於已分○績按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誠已

問人致惑故不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

必有鬼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

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績按言其得

乃非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

之味

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事能變曰智能專

事能變而動謂智也暮選者所以等事也天之來助或召募之

齊等也補暮者遲而後也選懦弱而退意遲而後動退

而不進所以待事機之至也等之為言待也管仲學老

子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

暮選而不亂暮選則齊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也執

之君子績按內業作惟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謂

精專也既精且專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

故能君萬物也地合其德與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

也日月合其明心也安也者心也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是國治

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是國治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無

則百姓治矣內功則治言出口治事加於民則無故功作而民從

治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能危比之於道

猶為本切物不能離道無不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

操連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

也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虛也所謂

也非所人而亂天下至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

道也有司執制常本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

不見其首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殘世不亡無形則無

盡時故成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無形則無變移之時

人能正靜者筋朋而骨強強能靜則神氣全故筋骨朋能
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鏡大清者

視乎大明必視大鏡大明然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
立故其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中不

可匿金之為物精中之為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
當依內業作金心之靈明如金之精光也故曰金心道家
蔽字言人心之靈明如金之精光也故曰金心道家

曰金丹釋氏曰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
金身皆本此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內業作戎

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居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言

之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
聲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

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
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

貨為末也故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所以失之者必以喜

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生節怒莫若樂內業作

止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巳

矣故敬能守

禮也

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樂故能反其性豈無利

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

事安處茂不足資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心反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

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思然

後知思然後得理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心在目中耳目聰

明四支堅固可以為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

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又曰

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是故

內聚以為原績按內業作內藏以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

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通表

裏無雜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則四支堅

固被及其身也績按內業作乃能窮天地被四海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

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以時為

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實也以致為儀致者所以節制和則能

久又必當和同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

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上之隨天其

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天不始不

隨後天而奉天時天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

隨時則舉無不達也

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隨若此者常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即可知其形可索也○績按隨隳同

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知其情自見故

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

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無水一日

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為

著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

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

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

利也姓蒙是故萬物均既濟衆矣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

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名責實則下無

隱情故理也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名正法備

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闕不可常居也居必有

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以

為度事非其時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物有所餘有

所不足以其餘補不足

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

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來從於身脩身則故曰

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兵不義不可兵不義

害故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

不可施而可弱而

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

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

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

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

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出

者而不傷人入者而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

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卜不筮而謹

知吉凶順道則吉逆道則凶是謂實年形徒居而致名

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去善之言為善之事成而

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

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

言為善事反無名也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

下文能者無名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之出命令當

其從事安然閑暇若無事然也然後當量

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

乎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第第第第興起貌謂能而不

美日興故曰故曰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能

得夫中之衷乎績按此即前心中者其維忘中乎故

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眾

人同君并功名則與眾不異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

無成無所功名則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有成貴其

無成也若其貴成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虧謂巨

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効夫天地之紀天地忘

能効天地者其唯忘已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沮持而待之空

然勿雨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無以旁言為

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為事成功而

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

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

則地以沉矣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

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又况於人人有治之辟

之若夫雷鼓之動也必有以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

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

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或言天地尚有所以維

也績按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或言天地尚有所以維

載者况人豈無治之者故問治之者狀下遂詳其無聲

無臭之妙而口耳目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洒乎天下

手足等本之註皆非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

滿風之洒散不見其塞寒時也集於顏色色慘熱者遇

清也知於肌膚惟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

正薄乎其方也謂遇方醇乎其園也醇復貌謂遇醇醇

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然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

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耳目

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

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言有西有東各死其

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帝立儀能守貞乎或則

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者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

不違於道如此故書其惡者且薄者上聖之人也既

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口無虛習

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

手指之或耳辭屬上為句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

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不發

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疑所謂

論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令至

者存亡教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於所欲至如此

亦可教亡亦可乎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有波浪則

能濟義於人者祥於神矣與人理合則神與之福祥也

不先指俟物至而後應之耳蓋以可言可指者易知而

能濟舟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即所以然也

事有適而無適常者若無適也若有適解不可解而

后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故善舉事者

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績按言事

而後解本不可適而適之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

故人皆不知其適解也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

陷於刑謙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

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若左若

右正中而已矣善與不善之取也若左若

中得其正而止若莊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

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

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孰能棄刺刺

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

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

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故曰知何知乎謀

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謀此慎密之也審而出者彼自来審

出者必同於彼故自来自知曰稽考彼矣能知人曰濟知人則能

不以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審知人能濟所謂

也慎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論而用之可以

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

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壁有鄰者也

壁既能知天則祭以四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

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

是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

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而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

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

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

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故曰思索精者明矣聖德

行脩者王道狹思索大精則矜卧名利者寫生危卧猶

利則除身之危名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

阻也竭故於其主有所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始也持

者善覆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花揚而實喪名進

而身退天之道也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盛

則敗亡故不可仕其任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

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

道之人如天無不其廣如地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之力

其輕如羽一人載之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

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

不能求之於已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已

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

棄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之象乃既知行情乃

知養生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

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儀常

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儀常

常象將來可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

無遷無衍命乃長父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

和以反中形性相葆移無寬衍動而為之則命久長也

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

道自行

書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能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汝也大明之極謂大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同則從反則相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距也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管子卷之十三

管子卷之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園也美惡賢不肖愚

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水言材美具簡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者若筋分流地上若脉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具材美

何以知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

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

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加剩如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

此者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

也義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

也道以卑為室王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準也者

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素也者五色之質

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味無

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

得亦不自水生焉失亦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

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產於金

石棟金於水山石之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故曰水神

莫不有水焉不知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

數得其榮實得其量得其生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

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反其常者

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夫玉之所貴者九

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王

如此知也堅而不感是義也感是屈聚也廉而不劓行也鮮

而不垢絜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王病

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

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

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貴而燕之人水也

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三月如咀咀者何

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曰五藏味

胎胞初疑類口所嚼食也

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嚼食也

味

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醎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

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膈在脾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

也膚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

目腎發為耳肺發為口心發為舌績按舊本無此五

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非特

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聞也察於

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

精言精思是理脩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

為人蹇亭也言精液疑亭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此

乃其精言九竅五慮是身之精也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

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績按此言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王註俱非伏閭

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妙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

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

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龍生於水被五色而

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蠹蠹中虫欲大則藏於

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

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閭能

存而能亡者也

或世見謂下谷不徒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生螭與慶

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螭也績按螭於危切又音詭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

涸澤數百歲谷之不

涸澤數百歲谷之不

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者水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

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載黃蓋乘小馬好

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

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

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

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人生與王伏閭能

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

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

有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

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久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

具者水是也託依也故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于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

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美惡賢不肖愚俊之

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

麤而好勇以水道回復故令人貪以楚之水淖弱而清

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

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

最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泔美而味傳留又泥淤沉滯與水相雜也故

其民貪戾罔而好者事以其甘而稽故貪戾以齊晉之

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澁而無光也故

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雜故

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

貞輕疾而易死沉故愚戇而好貞萃宋之水輕勁而清

故其民簡易而好正輕故簡易清是以聖人之化世也

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

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一故民心易則行無邪易

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

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

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惛惛孰知

之哉漫漫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

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

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

之道則而行之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其王信明聖其

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

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

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

福也使不能為惛既使不能為忘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惛忘則動皆違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

不謀謂君見下有成事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上見功

理故受天殃也

不謀恩接人事故雖不勞不謀上報其事也

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持其功勞為人上者驕不恤下功

故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生成四時者陰陽

之大經也陰陽更用于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于

合于刑德合于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

何行

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其時曰春春蠶

物蠢而其氣曰風陽動而陰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

也其德喜羸而發出節時羸為發生之時節也時其

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

之績績按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宗正陽春陽事故以

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脩溝

瀆鬻屋行水特鬻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解然赦罪通四

方凡此皆助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百姓乃壽百蟲

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星者掌發發為風掌主也主是

故春行冬政則彫肅殺之氣乘行秋政則霜秋霜降行

夏政則燠績按疑燠字誤月令是故春三月以甲乙

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

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三政曰凍解脩溝瀆復亡人人之

者復四政曰端阻險路有險阻理脩封疆正千伯千伯

也五政曰無殺麇天母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

也

○績按後禁藏作毋天
英母拊竿必有一誤
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南方曰日南方大陽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其氣曰陽

夏之陽生火與氣陽為鬱熱故蒸其德施舍修樂謂施

爵祿舍逋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謂不

違土俗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

九暑乃至九暑謂九時雨迺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曰

德日以昭育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

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季與之

無定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得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

皮膚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

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實輔四時○績按此

也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土之

言土之事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

而成歲國昌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曰掌賞賞為暑得賞則

為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夏行春政則風風主行秋

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

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績按勞力者而舉之二

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辟開

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毋扱免禁扱在

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氣不四政曰

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而賞之五政曰令禁且設禽獸謂

且之取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禽獸也

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其時曰秋秋穰也時物

氣曰陰秋之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其德憂哀

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陰正之居

而不敢淫佚敢為淫佚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

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群幹有

武幹人聚彼群材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

怠時亡收斂出師故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

其所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此謂辰德辰掌辰以收斂殺

收收為陰收聚冬閉秋行春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

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秣冬肅殺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圍小辨鬪譯詔小辨

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或

出師掩襲故藏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

五兵之刃也五政曰修墻垣周門閭亦

圻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墻垣周門閭亦

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

北方曰月北方太陰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其氣曰

寒冬之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淳越温怒周密

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

既閉藏時則入于悒畜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

之以溫周密者眾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靜止時方休息

徒令為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

陰氣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

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月掌罰罰為

寒罰則殺物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雷夏雷

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

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脩神祀賦爵祿

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

藏謂珠玉之屬四政曰捕奸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

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

求必得所慮必伏績按自是故至此舊

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

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速至賊氣速至則國多蓄殃

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作教而寄武因教而

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

地之行也此天地之行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

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

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

所類而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

與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

脩刑彗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

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道生為故能生賢也

德法道則德生正德修則正生事正直則是以聖王治

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

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

時乃逆行也鄉方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句

政也日三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不中者

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國有四時固執王

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政執輔執月

政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三者充也充謂

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

守者六也人能奉法從教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前者

八也既能設官立事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十者

然後具五官于六府也立五行之官五聲於六律也謂

五聲於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是故人有六多陽

六為純陽之多也陰生至六為冬至六多所以街天

也人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

地也陰多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地理以

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六者廉三材之

陽之氣以生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通以生

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

天子言能總一統萬物也天子脩槩水上以待乎天董董誠也

不自平上待天誠也天子制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于五

也不親治祀之下以觀地位下觀知地位之時于其所祭之

貨暉神廬合于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暉言

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也如已合而有常神既

而享祐則風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

脩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精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

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

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

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

于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

月用之于民天氣以積陽取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

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通若道然後有行陰陽天地

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通若道然後有行陰陽天地

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陰陽天地

之道然後所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則所行無不當

行不失也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當

故龜筮不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當

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當

之情可謂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當

理之至也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當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

奢龍而辯於東方○績按一本奢得祝融而辯於南方

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

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

當也太常察平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奢龍辯於

東方故使為工師工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

謂主徒眾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乎

北方故使為李李微官也取使象水平之也是故春者工師也夏者

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

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

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洒光四曰景鍾昧其明

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

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

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

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

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

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官慎

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

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是菱茨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

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鷩

五十四子集

癘殺也雖不天麋麋言天傷之也母傳速亡傷繼葆繼葆之嬰

孩無得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

故也績按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七三百五

非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令

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發藏任君賜賞任委

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此克君之賞賜也君子脩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

出皮幣命行人脩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

兼和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

息也氣止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

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復政也不誅不貞貞正

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賦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為教夏時農事尤盛大

揚惠言言大舉仁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出國司徒

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

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

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且民足財國富

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

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圉圃所五穀之先熟者

先熟則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鬼神饗其氣

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

馬

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合什為伍謂伍什人以

脩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

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然則書多陽又下露地競環

伐不服象天地殺歛也然則書多陽又下露地競環

深矣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五穀鄰熟鄰

也陰陽氣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

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

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其氣不足則發掘瀆盜

賊掘謂遮禁也群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數剝竹箭言

剝削竹箭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

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牧然

而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毛胎者不牘牘謂胎臃婦不銷

棄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

七十二日而畢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以下

政所致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

危而家人夫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七十二日

而畢逆氣亦畢於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

苗死民癘札天死也癘疫死時當寬緩七十二日而畢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

亂之故君有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七十二日而

危亡之禍也

畢王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曙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亡死喪執政時方收歛而盡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曙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臄臄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之十四終

管子卷之十五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亡也小事不從

大事不吉為懼水禍則事無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

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

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

此二事皆迷動靜者比於死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

亡之道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必先動敵及應我者動信者比

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動誣者比於避我既動而

近於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

見避於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

主人其失度者則為客也。績按別本。知靜之修居而
註靜作得度或為主入或為客皆利也。知靜之修居而
自利既多智而後安。靜二者能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其
所作常能從理也。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
此者動自然如此也。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於為任
者帝王之道也。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
言將為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
微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
成及被誅戮受其刑過也。績按別本註。天因人聖人
天因人聖人應天變而興也。天因人聖人
因天違後天而奉天時不作勿為客。動者乃為客
矣。人事不起勿為始。謂先人事為始。慕和其眾以修天
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

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
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
如此者謂與天同極也。績。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
質不留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
極則隱於德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
當致力而成就之若湯之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伐
升而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伐
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成功之道贏縮為
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伐之手。成功之道贏縮為
寶時止則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毋亡天極究數而止
但盡天之數。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也。守常形
則止而行。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
有成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贏贏縮
後起而。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贏贏縮
應也。

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死死生生因天地

之形死生備隱顯也聖人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

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盡行之者

有天下所謂唯天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

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求無求於人形於

女色女之容色靜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行

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大潰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

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後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

不敢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處

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秉

時養人持四時之政先德後刑賞以春夏順於天微度

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

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

所知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

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此皆欲大明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

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也大

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振起而君如此則

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

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
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其走者
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
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
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所倚伏力其功而大文三則
致其權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
曾而責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
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能偃其武力補曾經也常
也大文三曾言文極經之再三則必反乎德義之質大常
武三曾言武極經之再三則武又當偃而質大
將文此章論勢言勢極則反有如此者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曰刑

刑當不驚如此正之所以勝也服之所以服也勝之所以勝也

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如

四時之不貳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

皆有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之生之養之成之

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無德

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

弊之政以令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道以明之

明是刑以弊之母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令之以終其欲

明之母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遏

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意志不養之以

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恐有不理故致刑其民庸心以救庸用也不用心以致

以明察之

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績按缺致法一句。致德其民

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

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謂也。出令當時曰政令當時謂也。

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謂也。會

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能令眾直道之謂也。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能

和敬則其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廢私德日新也。

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

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

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舉人詐息也。舉人

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

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有九。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曰大者親戚墳墓

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此也。田宅富厚足居也變二。不然則州縣鄉黨與

宗族足懷樂也變三。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

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績按言無如

此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變五。不然則地形險阻

易守而難攻也變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

而足勸也變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變八不然則有厚

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此民之所以守戰致

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

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閹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

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

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

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

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

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鍾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

但任法數故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

無所慮圖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

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謂上

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謂上

法數公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

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枝

軌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遇其情以遇其主矣子孟大也

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埴也埴和唯陶之所以

為猶金之在爐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

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

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

民者也法所以齊於民也周書曰國法法有國者以法立也法不一則有

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

以典民則祥法更也典主也言能觀且改羣臣不用禮

義教訓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伏行故

曰法者不可怙也法救則當變故不可怙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

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

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必師古

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

說之士問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士無偉服無奇行偉服

皆過越法制者令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藏

故明王之所怙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

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怙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

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

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

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謀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

五日一集

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離猶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

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

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正法為怪辟此故法者天

下之至道也道無越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

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

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

威犯法侵凌謂侵凌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

恃權能察置君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剪

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凡如是而求法

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聖君則不然鄉

相不得翦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

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以事其主百

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故曰有生法有守法

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使制法守法者臣也臣則

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

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

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

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

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

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專聽其六臣者危主也故

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

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

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

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籍人以其所操命

曰奪柄籍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

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是亦

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故有為

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

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

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雖有奇邪則

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績

按失乃以字誤謂聖君一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

固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耀照如四時之信寒暑

來必天星有虧敗也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而失君則

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

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

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群臣百姓

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

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

顧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言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

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

服約卑敬悲色告懇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

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謹君聽之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

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

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

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

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

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

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

說皆虛其匈以聽其上句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

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

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

不知也凡私則不周致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

公法而聽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謂方

異道術也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

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

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

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已政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

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

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

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

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以妄為舉措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

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

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績按此篇計多非觀解自見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

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尊

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績按執解作勢古字同註非百官識非惠

也刑罰必也必合百官識非公也惠而不敢受又知刑

百官論職乃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專授則失君

有所授與下合衆心而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

求不出令則下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下情求不

無所稟故滅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隔絕故曰塞也

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
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

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

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君政是為

門二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

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

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

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

所以以黨舉官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待求用是故

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

自然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自然得

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功德是之忘

生死交以進其譽績按解作比周以相為匿是故忘生死交以進其譽此乃誤脫故字於

下死乃私聲誤故交眾者譽多為交而致死其譽自進外内朋黨雖有大

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

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

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則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於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

庭君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重私輕公故也數雖眾非以尊君也

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

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
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
養交而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
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譽者不能進材無
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
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
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
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為故法可立而
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
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
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人所竭則侵奪以供上稅民已侵奪墮倪因
也力罷則不能無墮倪倪傲也謂疲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
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
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

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

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

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

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

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勸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

足以勝謂勝禁姦邪也然後不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

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

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

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頑

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

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

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

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

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

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

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

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

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

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

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

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

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

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

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

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齊不非人也

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

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

不留今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

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

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

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

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

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

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

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疆兵廣地富國之必姓粟也故

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自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

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下以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

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

謂富者秋時以五穀糴之至春出糴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匹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關

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有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亦當一倍貸也

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迺徙者有刑謂有刑罰而上

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

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獲謂五穀

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

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

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

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是以民作一而

得均四人交能易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

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

粟生而不死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

積故有時而竭也王者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

民積之廣而生之不巳也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

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

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

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

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

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

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歐眾移民至於殺

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

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
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
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
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暫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
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生之大務有人之塗謂
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之十五終

管子卷之十六

內業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

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

下生五穀上為

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

故民氣

謂上之精者則人能也

杲乎如登於天

杲明貌也

杳乎如入於

淵淖乎如在於海

淖為潤也

卒乎如在於已

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已也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

以力止之氣愈甚

而可安以德

靜心念德

氣自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謂之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

敬守勿

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自成

德成而智出

德成智自生

智萬物果得

智以

安物物皆得宜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生自成而無虧也

凡此皆得安心心法必有所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失矣

去六者則心反守彼心之情利安處寧安寧者心勿煩其所而能濟成也

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

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渺乎如窮無

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

遠之則日夫道者所以克形也自形內而人不能固

有不能用也夫道者所以克形也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

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雖有其來謀乎莫聞其音

無處可舍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於

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形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洋洋乎與

我俱生洋洋增進貌有生則有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

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

道不遠民得以產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

知人既因道而知則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

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彼道之情惡音與聲

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脩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

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脩心

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人之所失以死所得

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莖

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

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政天分四時也地主平地均生萬物也人主安靜無為而

靜也人之安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

也條喜怒哀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

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後之能正能靜然後

能定必正靜然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苟定

也耳目自聰明四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

也氣之尤精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思生則有心思乃

知思乃知知乃止是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

之法智過其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

謂無心於物事而物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

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

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得一之理治

心在於中苟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然

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

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盡心不治績按盡前心正形攝

德天仁地義則溘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

自至淫神明之極昭乎知昭智者神萬物中義守不惑

進貌也若常守中則無差忒績按前心附不以物亂官則官

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

在身中得則神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失

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

除謂有則寧念治之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能

至而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

則耳目不聞正心在中萬物得度舉故萬物得度也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

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言人若能解道之

地而中滿於九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於心安我心治

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亦藏心心中又有

心焉以心中又有彼心之心謂心中所音以先言言從

故音先言績按前心術作意音然後形有音然形然

後言有形則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不治必

亂使而違亂乃死亂則凶禍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

則自然長土至於內藏以為泉原窮竭若水之泉浩然

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淵之不涸四體乃

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

涸故四體固也

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

無邪蓄邪蓄生於惑意故內無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則外

完不逢天蓄不遇人害天蓄人害能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

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申乃能戴大圜也而履大方

地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敬慎無惑正靜不失日

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

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惑惑差也若不反守於凡

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

不守善勿舍勿舍則善有成逐淫澤薄統逐淫邪津澤浮薄既

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諸

內必形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畔也○績按和乃知字誤

也色是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也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

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

而遍天下故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發形於外

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

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

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心意定而

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

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自一也搏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

須卜筮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思之思之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

之而不通則或致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

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

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

心耳目不淫雖遠必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

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傲

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鬱生疾憂志鬱塞懷不疾困乃

死既疾而困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

薄於小也不蚤為圖生將巽舍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近於

也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思莫若勿致多困竭節適之

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凡人之生也天出

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

以為人言合天地精和乃生二氣和乃不和不生察和

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

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可知其類也

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

怒過度則當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不喜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

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

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食之道大克傷而形不藏大克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

大攝謂過於饑血互謂血銷滅而凝互充攝之間此謂和成攝得中則和

暢而有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積智生舍於和成饑飽之失度

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饑則廣思饑而廣思

則忘則遺其老老則長慮老而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

四饑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遯竭今老則益

困而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

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棄萬苛也

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

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

憂怒過常則夫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

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

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者因也因其自然

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而與之謀則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中凶無敗謂理丞

達屯聚世散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雜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

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處義封泰山

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

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年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

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

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在博縣或云在單平南十五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

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

將上山繩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碎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諸侯莫違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

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鄔上之泰

北里之禾鄔上山也績按鄔音臚鄔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

一茅三春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

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然後物有不

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

蓬蒿藜莠茂鳩臯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

公曰

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

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柰何

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

於天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

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則仁也

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

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

罪公衍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

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

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

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城不固此謂攻也

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也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

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

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

處直五我爵之六他處直九我爵之十常命貴其公曰

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謂工而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

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

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

用貨察圖用貨為反問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

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

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

識則知天下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必入守

出戰今吾於此二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

難守戰之難必致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然後為君

視聽故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

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閭也戰閭外閭故曰三閭使民必

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

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愛本而哀田宅爵

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

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

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力役則慎此

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賄其善也何為其寡也

謂四言雖善然以管子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

不能行不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

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

疾謂憎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詐

罪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距止也聞其

役煩則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

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管仲對

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

行之也桓公曰請問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

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

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

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

也主行於信又能遜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仲對曰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

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

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

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

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

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

罷收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材後之以事先之

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

歲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

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

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嘗召易牙而問焉管仲知桓

公不可王難以實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

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

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今君之臣

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道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

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公曰昔

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

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

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

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

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

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

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若此

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

公而不見親嚴刑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雖能不久雖

勝人不則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吸

乎桓公觀於厩問厩吏曰厩何事最難厩吏未對管仲對

曰夷吾嘗為圉人矣馬也傳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也先

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類曲木已傳

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先傳

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子用

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對曰

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

致死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

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

也已國有置然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

桓公踐位令鬻社塞禱殺牲以血澆落祝鳧已疵獻昨

祝祝史鳧已疵其祝曰除君苛疾祝今除君與若之多

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公不說瞋日

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受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

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

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

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

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

乘駿馬而泝桓迎日而馳乎泝古公曰然管仲對曰此

也

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

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

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

皆不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之則爭之以死是意纔激強莒君

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

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

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

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僅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

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朏朏乎甘孺子也朏朏柔順故似孺子也

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懌實貌茲免謂益有謹厲

天下得之則安人為命以穀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

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矐然視闐立貌矐驚視貌

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

乎左右對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

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

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

口立曰子集

之神有俞貌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
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
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曰從左方涉
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父
矣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
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

法之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
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

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于戰干江

也未齒不得入軍門齒也國子摘其齒遂入為于國多

戰功曰多言於干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

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

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

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

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有仇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配匹與之為居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

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

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

日之後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

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母復

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少馬東郭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

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儻謂贊相實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以

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

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

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

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

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經之色也謬然豐滿

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

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

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以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

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

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

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

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

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